

袁殊著

記者道

上海羣力書店出版

袁

殊著

記
者
道

上海羣力書店出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新 聞 學 叢 書

— 記 者 道 —

每冊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袁 殊

出 版 者
上 海 羣 力 書 店

發 行 者
陳 憲 章 代 理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〇號)

總 代 售
上 海 羣 衆 雜 誌 公 司

福 州 路 三 〇 〇 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記者道序

惲逸羣

在三年前的一個夏夜，上海霞飛路上的一個小小餐室裏，偶然地聚着幾個職業記者，從閒談之中發覺大家都有生活忙碌而缺乏進修機會的共同感想，於是互相約定每星期聚談一次，有時候無忌憚的分析時事，有時候無忌憚的探討集納理論，或批評任何一方面新聞紙上的言論編輯等等。這樣經過幾個月以後，又借得大美晚報的一角，每星期出版「記者座譚」，一直出到本年四月裏，我們既不願做別人的代言人，而大美晚報的環境，又不許了我們說自己要說的話，於是座談雖繼續舉行，刊物祇好暫時休息了。

懷雲君是座談同人中最熱心於集納運動的一員，他在百忙之中，幾乎每期都為座談寫稿譯稿，我們——編輯委員會——在出版的前一晚，每逢到稿荒的時候，打一個電話通知他，他無論如何忙，不管一點鐘二點鐘甚而至於三點鐘回家，一定當晚為座談寫稿或譯稿，到出版的一天早上，一定有稿子送到報館。就是在他失去了自由之後，他還是儘可能的為座談寫

稿。他這樣努力於集納運動，使座談同人——尤其是我們幾個編委，非常感動和欽佩的。

現在「記者座談」暫時休刊了，我們預備把九十期「座談」的文字，選輯出版。因為大家都爲着生活忙碌，不能很快的出版。懷雲恢復自由之後，他首先把自己先後發表在「記者座談」的文章，輯成一本專集，題名爲「記者道」。兩個月前，他交給我校閱一遍，要我寫一篇序。我除了代他刪去幾篇之外，爲着生活忙碌，序却一直沒有動筆寫。現在書快出版了，不能再延挨，而記者座談休刊到現在，也快要三個月了，我就趁此講一些新聞從業員當前應做的工作和應取的態度，以和從事集納運動的同志們商榷。

x

x

x

x

x

x

一個正確的新聞紙，牠要真正能做到爲大衆的耳目，爲大衆的喉舌，記載真實的大衆應該知道的事實，說大衆要說的話，但是一個報紙，還不是僅僅做到這樣爲止，就算完成了牠的使命，牠更應該積極地指導大衆，教育大衆，組織大衆。在當前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候，新聞從業員所負擔的任務，無疑義地格外重大，但是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有人說，新聞記者

對震撼東亞的救亡運動，沒有做一點事，這不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的新聞紙上，的確一次次記載過「暴徒」「受人利用」「不逞之徒」「擾亂治安」等等字眼，你說這些報紙是日本人辦的嗎？「滿洲國」辦的嗎？漢奸殷汝耕辦的嗎？！他們都是澈頭澈尾的中國人，他們也懂得愛國，也知道要救國，在多數的從業員中間，一樣地熱血沸騰着，但是，另外有一種力量，使他們不能不在紙面上，說不近人情的話，使報紙變成麻醉大衆欺騙大衆的工具，使報紙的價值，等於鴉片，白面，紅丸！

我們對自己所投身的新聞事業，陷於這樣黑暗悲慘的泥淖裏當然非常痛心，我們對自己所辛辛苦苦耕耘的園地，對自己辛辛苦苦採訪得來或親眼看到的真實消息，到報紙出版的時候，變成一塊空白，或是「銅招牌」等等的廣告，或是一大塊的黑方框之類，甚而至於會登出完全相反的消息——例如本年二月廿五日軍警圍攻復旦大學時，警長開槍不慎，打死一警士，有好幾位記者親眼看到，而報上却登載官方所公布的學生開槍——我們當然格外痛心，格外憤慨。但我們決不能僅僅表示痛心憤慨，我們一定要努力使我們投身的新聞事業，從黑暗的泥

渾裏撻拔起來！否則我們這些新聞從業員，雖然以「環境所限」自寬其罪惡，或許人家也暫時以「限於環境」來原諒我們，在客觀上我們欺騙大眾，麻醉大眾的罪惡，絕對不會減少於漢奸賣國賊。我們如其不願做民族罪人，我們一定要努力負起我們的責任來：

記載不欺騙讀者大眾的消息；

說不違背大眾利益的話；

儘量暴露敵人各種侵略方式下的陰謀；

嚴厲地批判欺騙大眾的漢奸理論；

儘量登載各地救亡運動的消息，並加以鼓勵指示。

這樣我們才能使報紙在當前的民族危機中，盡了一部份應盡的使命，我們——新聞從業員，才能稍贖前愆。

要做到以上幾件事，當然先要爭回我們的「言論自由」權，而這個言論自由權，本來是我

們——國家的主人翁所本來有的，我們不需要哀求什麼人賞給我們。以前的所以被人剝奪，完全是自甘放棄——或者有一極小部份可以說是出賣，如其我們不願放棄，或不甘出賣，是沒有什麼人能夠有力量剝奪我們的言論自由權的。所以我們要獲得言論的自由，記載的自由，我們決不能也不必向政府機關請願，像去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平津新聞學會，全國各大學新聞系新聞科的文電，無論他們的話，說得怎樣委婉動聽，說得怎樣振振有詞，結果都是「如石投海」，就連一點回響都沒有。由此，我們更應知道，就是我們請求而得到「網開一面」，也是「趙孟能貴，趙孟能賤之」，當局們今天能放鬆一步，明天就可收緊一丈。我們應該還記得去年十二月裏，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有五十餘個中委，提議保障正當輿論，幾天之後，國府煌煌明令，通令各省市府各機關遵照辦理，不幸得很，明令到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就禁止各報登載馬相伯先生等二百八十三人所簽名發表的救亡宣言，四五天後，又禁止登載上海市綢緞業，木業書業金業等九十七同業公會所發表的保持領土主權完整宣言，簽名前者的人，包括銀行家，律師，著作家，文學家，大學教授，報紙雜誌的

編輯等，簽署後者的團體，可以說包括整個上海的中小商人（祇有銀行業，錢業航業三個公會沒有簽署），而這許多團體，又都是在市黨部和社會局的指導之下組織成立的，誰能說這兩個宣言不是輿論？誰能說這兩個宣言不是正當輿論？為什麼要禁止登載？是不是檢查機關，弁髦法令我們這些「幼稚」的，「沒有國家觀念」的記者們，固然莫測高深，就是「指導」我們訓練我們的新聞檢查機關，也沒有說出一個道理。（引號內是中央新聞檢查處主任賀衷寒先生對全國新聞記者的致語。）在這種教訓下，我們還要請求什麼？就是你的請求得到憲恩准許以後，又能得什麼實際效果？

有人說，我們要言論自由，但是我們無權無勇，有什麼方法能得到言論自由呢？我們發宣言，打電報，要言論自由，可是有權有勇的當局，不許你自由言論，又有什麼有效的辦法？在去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秋季會員大會中討論「爭取言論自由以恢復報格案」時，有許多會員就是這樣地想，他用「我們雖不能爭得言論自由，我們不能不作這樣一個表示，以

免外界的人，對記者不諒解」的態度來討論，而抹去了原提案中自己所能做到的具體步驟。自己先存着這種自餒的心，那裏還能爭取得什麼言論自由呢？

我們要明白如其把每一個人每一個很小的集團看作鬥爭的單位，我們當然渺小得很，如其我們作戰的單位是整個新聞界，我們能爭取全中國的新聞從業員和新聞事業的經營者都來參加我們的戰線，我們的力量就非常偉大，我們所要求的不是私人的利益，不是僅僅新聞界的利益，而是全民族的利益，數千萬的讀者大眾推而至於全國民衆，都是我們非常可靠的後盾，都是我們的非常可靠的友軍。

當局們無論那樣「不恤人言」，難道他能把一切不願出賣自由的報館都封起來？把一切不肯放棄個人對民族責任的報人都拘禁起來？我們都明白不會有這種情事，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聯合起來，積極收回我們的言論自由，記載自由呢？

祇要我們能聯合一致。聯合就是力量，聯合就可以戰勝一切困難！我們天天記載別人戰鬥的事蹟，難道自己不能從那裏得到一點教訓鼓起一點勇氣？

爲民族解放運動！救亡運動盡力，要爭回報紙的言論自由權，這已是絕對大多數新聞從業員的呼聲，但是，爲什麼不能匯集成廣大的集體，使這許多呼聲在事實上表現出來，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聯合，不能聯合，就不能發生力量，這是當然的事。

是不是我們不能聯合呢？有許多人以爲新聞界情形太複雜，某一些人我們不能去聯合他，某一些人他們又不肯和我們聯合，或者勉強聯合起來，反而對我們的工作有妨礙！我自己以前也有此傾向。在這種觀念下，所以活動的範圍，永久限於非常狹窄的幾個朋友中間！甚至於在已經是極少數的朋友中間，還有時懷疑着別人沒有誠意，當然更談不到聯合成廣大的力量了。是不是新聞界的確不能聯合，永久不能聯合呢？我可以說雖然聯合的工作相當困難，但是一定可以聯合的，以前的所以不能聯合，是我們的錯誤，是我們的幼稚。我們應該很艱苦忍耐地來克服當前的困難，糾正我們過去的錯誤和幼稚病。

在新聞事業從業員中間，決計不會有人願意做亡國奴，（雖然也有人喪心病狂的做漢

好，這是存着遲早要做亡國奴的心理，和在現在的統治底下做漢奸有保障的環境造成的，救亡運動一開展，決不會再有新的產生，舊的也不能立足。）就都可以聯合在一起。雖然有許多前輩先生，平常很穩重，或許不肯站在前面積極負責，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他們的同情，他們的贊助；有許多人，他們爲了個人的出處，作各種不同的活動，但是我們祇要能求得在救亡一點的聯合，我們並不需要苛求一切繁瑣細節。何況新聞從業員中間，除掉編輯外勤記者之外，還包括印刷發行各部份的職工，祇要我們能艱苦忍耐地說服他們，都能發生偉大的力量呢！總之，我們不怕難，不怕碰一兩次釘子，則聯合的工作，一定可在短期內完成。我記得去年十二月底發表「上海市新聞記者爲爭取言論自由宣言」的時候，我們徵求簽名的範圍，做得非常不普遍，我們圖爲一兩個地方給人壁回（壁回的原因，也是因爲我們的方式不好，沒有充份找人討論，隨便寫一個條子去叫人簽字），就不肯再多徵求別人，在這七十三位簽名的記者中間，有幾位老先生，還是聽到了這件事在付印的時候，自己去加上去的。在上海三四百位新聞記者中間，最少有二百餘位在事前沒有知道這件事，有幾十位雖然有一些知道，而沒有

人去徵求他們，所以簽名的祇有七十三位。如其我們能當作一件自己的事，不怕羞，不怕碰釘子，廣泛地徵求同業簽署，我想最少可以有三百人簽名。在這個宣言以後，我絕沒有聽到同業中有不表同情或不必發表的表示，這就是很好的實例。

對新聞業的經營者，他們爲了企業的財產，爲了個人的地位，當然要他們站在最前線去鬥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從業員一致起來之時候，多數讀者的要求之下，他們是一定樂於掙脫束縛，而使報紙恢復生氣的！

總之，祇要我們有決心，肯努力，在一致的要求下，新聞界的聯合陣線的建立，絕對不是沒有可能，或可能性很少的事。

一切從事集納運動的人們，負起我們的責任來吧！這就是當前最重要的「記者道」啦！

記者道

職業與學術的修養

在『座談』席上·····	一——四
集納學術研究的發端·····	五——八
誰是時代的解剖者·····	八——一二
『沒有題目』的問題·····	一三——一五
記者節的『大處着眼』·····	一五——二一
報人非『自然人』辯·····	二一——二五

保障記者的職業地位……………二六——三三

新聞記者的職業組織……………三三——三八

『座談』休刊之話……………三八——四二

新聞道德風紀

要求『新聞道德』……………四三——四五

JAZZ 主義的流俗報導……………四五——五一

風紀問題小諷刺……………五一——五五

從『侮辱』記者問題說起……………五五——五八

我們正在找尋氣節……………五九——五三

風紀問題並不結束……………六三——六五

所謂『記者權威』……………六五——六八

人事記

悼新聞企業家史氏·····	六九——七一
朝日機來訪平津·····	七一——七三
迎美記者團來滬·····	七三——七四
瓊斯與室伏高信·····	七五——七九
喀爾·拉狄克的剪影·····	七九——八二
輓戈公振氏·····	八二

集納雜鈔

『集納』題解·····	八三——八五
『新聞(NEWS)』語源考·····	八五——九六

關於壁新聞·····	九六——一〇〇
關於作報與看報·····	一〇〇——一〇三
談無線電播送新聞·····	一〇三——四〇九
活版印刷術的發明·····	一〇九——一一四
『九版讀賣』與初期日本新聞·····	一一四——一二〇
日本記者在火線上的活躍·····	一二一——一二八
美國集納人之素性·····	一二八——一三八
國際新聞合作運動一瞥·····	一三八——一四八
新聞記者歌·····	一一九——一五二
後記·····	一五三——一五四